

著名诗人、卓越的文
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离开
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
第一次见到雪峰,是
建国之初在复旦大学校园
里。那时我读新闻系,选修
了中文系许杰先生的“文
学批评”、唐弢先生的“现
代散文诗歌”,原本也想选
修兼职教授冯雪峰的“文
艺理论”,因为报名晚了,
未能如愿,只好旁听。尽管
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
但当年雪峰讲授“文艺理
论”的生动情景依然清晰
地浮现在眼前。教室里座
无虚席,慕名而来的有时
得站在教室外里或趴在
窗户上旁听。青年学子一
个个凝神屏息地聆听雪峰
用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讲
文学艺术的特征、文艺与
政治的关系。他强调文学
作品首先得是艺术品,然
后才谈得上具有政治性、
思想性,这个观点至今深
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真可说是一种缘分。
1952年初冬时节,我跨进
东总部胡同22号全国文
协(作家协会前身)大门,
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雪峰
同志。当时作协党组成员

“老马可要识途哦!”
束沛德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毕竟
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磨练的老干部啊,真是让
人佩服。
我记得,1953年春夏
之交,为了做好二次文代
大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全国文协组织在京四十多
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界
领导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理论。荃麟因病缺
席,由雪峰代为主持。我担
任会议记录,会后我根据
十四次讨论会上的
发言和雪峰对每个
专题讨论的小结,
综合整理成一篇八
九千字的《记全国
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报道。在《作家通讯》
刊出前,我恳切地希望雪
峰同志看过,他一再表示:
“不用看了,你很细致,我
相信不会有多少差错的。”
他对年轻人的放手信用,
我至今铭记在心。后来,我
从《文艺报》上读到他写的
《英雄和群众及其它》。这
篇文章是他根据在学习会
上的几次小结写成的,文
中论述的英雄和群众、典
型化并非“理想化”、否定
人物的艺术形象、关于党
性、关于讽刺等,都是学
会上集中讨论、存有争议
或认识还不够深透的问
题。雪峰从理论的高度加
以概括,作了针对性很强、
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这
篇条分缕析、说理透辟的

文章,比起我写
的那篇学习情况
报道来,在理论
的系统化、深刻
性、说服力上,真
可说是有天壤之别。我由
衷佩服作为文艺理论家的
冯雪峰的智慧和才情;同
时也激起我在思想、理论、
业务上进一步学习提高的
热情。
1953年召开第二次
文代会,据林默涵说,原
来准备请胡乔木同志作报
告;后来毛主席说,还是由
文艺界的同志来做为好。
开头,冯雪峰接受了这一
任务,起草出题为《关于创
作和批评》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批评了
当时创作中存在的
公式化、概念化的
倾向,结果没有被
采用。后来由周扬、茅盾分
别在二次文代会、文协
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雪
峰的报告被否定,不是偶
然的,与他一贯坚守文学
的基本品质、强调文学艺
术特征分不开。1953、1954
年间,在作协主席团会议
上,他不止一次地对配合
政治、赶任务的公式化、概
念化倾向,进行尖锐的、毫
不留情的批评。对著名的
非党作家配合政治任务、
缺乏生活和艺术生命力的
作品,如《青年突击队》等,
他也直言不讳、一针见血
地予以批评,以至招来了
“影响党与非党作家团结”
的指责。
作为一个读者或文学
工作者,我当时却不仅认
同雪峰那鲜明的文艺观

点,还十分赞赏他那倔强
执拗的脾气、性格。
1954年可说是文艺
界多事之秋。10月16日
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红
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紧
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质
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严厉批评《文艺报》在转载
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按
语中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
级唯心论的容忍依从和对
于青年作家的资产阶级贵
族老爷式的错误。作为《文
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公开
发表文章《检讨我在<文艺
报>所犯的错误的》。就在批
判《红楼梦》研究后不久,
雪峰心目中的良师诤友周
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与他
谈过一次话。总理情真意
切、语重心长地对雪峰说:
“二马先生,老马可要识途
哦!”此时此刻,1927入
党、对党怀着深厚感情、一
直敬重总理的雪峰,怎么
能不感到有负于党和人民,
怀有“深刻的犯罪感”
呢。老马识途,他又何尝愿
意迷失方向,走上歧路。他
是多么渴望引领文学队伍
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啊!
批判《文艺报》错误
后,冯雪峰不再担任主编。
时隔不久,我也由于在反
胡风斗争中遇到了“麻烦”,
不再担任作协党组记
录、秘书,从此也就无缘近
距离接触雪峰同志了。
不久前,欣悉《冯雪峰
全集》12卷问世。对我一
向敬重的这位革命老战
士、文学家,心中不由再次
升起一缕深切的怀念之
情。
1952年的秋天,我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童剧团
的小演员们乘上了特快列车,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毛
主席、党中央首长和北京人民汇报演出。当时我作为生
活学习部主任、政治指导员担着照顾孩子们的任务,随
队而行。
火车开出不久,在“嘎咕嘎咕”声中,宋庆龄主席
(中国福利会主席)的秘书老隋出现在车厢里,他提起
一只插满紫红色玫瑰的精致小花篮对着孩子们说:
“这是宋主席特地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宋妈妈也在我们车上!”“宋妈妈领我们上北京!”
“谢谢宋妈妈!”孩子们欢呼着,空车厢里洋溢着欢乐
的气氛。
晚饭后,老隋秘书端着一盒晶莹剔透
的牛奶葡萄来了。原来,晚餐后当宋主
席刚欲放把葡萄送进嘴里,立即想起了
孩子们。她问:“孩子们有吗?”隋秘书
说:“没有!”宋主席便放下手中的葡萄,孙
吩咐隋秘书把葡萄给孩子们送去。孩子
们看着隋秘书送来的葡萄,忍不住流出
了感激的泪水,葡萄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自那天起,在北京的演出期间,都按宋主
席的意思,每天都给孩子们供应水果:苹
果呀,小白梨呀。宋妈妈看见女孩子们冬
天还穿着短裙,还特地为女孩子们送来了长棉袜。
在旅途中还出现了一个笑话。当列车驶进“府离
集”车站,宋主席买来几十只“府离集”的特产烧鸡,给
每个孩子一只,烧鸡虽不大,可也够瞧的。有个孩子拿
着油红喷香的烧鸡左看右看,忽然恍然大悟地说:“哦,
原来‘福利鸡’是这样的!”引得人捧腹大笑。其实她说
的并不错。这些孩子以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衣食无
着,是宋妈妈招收他们到“铁皮房子”的“儿童福利站”
学演戏,新中国成立后才住进了花园“洋房”。这些福
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和宋妈妈的关心爱护
下实现的,这烧鸡不就是“福利鸡”吗?
到了北京,儿童剧院的小演员们立即投入了紧张
而严格的排练中。这时,孩子们的饭桌上每天又添了几
粒药丸,这也是宋主席给孩子们增加的“多种维生素”。
演出期间,正逢国庆三周年纪念。儿童剧团参加首
都文艺界的庆典行列,当队伍接近天安门时,大家看到
戴着墨镜的宋庆龄妈妈,指着“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的锦旗,好像在笑着对毛主席说:“瞧,我的孩子们来
了。”
更幸福的时刻来到了,10月22日
我们在中南海小礼堂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首长汇报演出。演出大合唱时,女孩子们
头上飘着金黄色的蝴蝶结,胸前戴着红
旗一角的红领巾,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五星红旗上五
颗金星,黄色是代表国色。这深刻的含义,调和鲜艳
的色彩,都是宋庆龄主席的精心安排。
演出结束后,演员上台谢幕。这时,台上欢呼,台下
掌声,交织成欢乐的交响曲。我看到台下最前排两只大
沙发前,毛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正站起身鼓掌,哟,他
们后面一排是周总理、朱德、贺龙……啊,中央首长全
被宋副主席请来看我们孩子演戏啦!
宋妈妈为了慰劳孩子们演出,邀请孩子们到他家
去作客,孩子们非常兴奋。他们来到宋妈妈寓所后,一
个个轻手轻脚的显得过分拘谨,宋妈妈微笑着吩咐送
上莲子汤,桌上摆满糖果,可是谁也不轻易去拿。后来,
宋妈妈便领着孩子们去看小花园里的秋海棠,临走时,
隋秘书捧出几十份红红绿绿的三角包说:“里面包的是
糖果、巧克力花生和榛子”。宋庆龄妈妈分发着三角包
时说:“我把糖放在桌上,你们不好意思拿。所以我就和
隋同志用红绿纸给你们包好,一人一包。”孩子们接过
糖果包,感动着宋庆龄妈妈的贴心。
临上火车前宋妈妈又派隋秘书送大苹果来了,全
团每人一个,隋秘书意味深长地说:“这苹果是金日成
将军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送给宋副主席,宋副主席又把
苹果送给你们了。”孩子们惊讶地听着,觉着手里的红通
通香喷喷的大苹果分量沉甸甸的了。
虽然时隔近半个世纪,但宋副主席率领孩子们上
北京的幸福回忆,一直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大美不言
马邦乐
照片上的吴大羽显
得有些沉默寡言,他的
目光却是穿越时空的,
似乎有无尽的故事要向
后人诉说。他曾与徐悲
鸿、林风眠、常玉等人,是
在中国在那个年代远涉重
洋学习油画的前驱,如今徐
悲鸿的大名早已妇孺皆知,
林风眠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常玉虽生前潦倒,其画作
同样在当今收藏界声名鹊
起,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而
在吴大羽的弟子中间,吴冠
中、赵无极、朱德群等大
家更是炙手可热,他们特色
鲜明,皆不乏各自安身立
命的鸿篇巨制。唯独身为
先驱和导师的吴大羽,直
到近几年才受到重视。
吴大羽从不在自己的画
作上签名,这其实是他对
于绘画的大彻大悟:我要
说的都在作品中呈现,即
使连“我”也不重要,重
要的是作品本身,那纯粹
生命留下的痕迹。因此,
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
建国以后,他的抽象作品
一直备受质疑乃至批判,
但他从不改变,而他的觉
悟也引领了他的坚守,即
只臣服于艺术,不臣服于
时空。
无签名固然是显示了他
的态度,对于观赏绘画无
伤大雅,然观其作品,也
足以领略其丹青之美。吴
大羽曾就抽象艺术提出
“势象”之说,他对于“象”
或者“相”,实际上多出
自东方思想。庄子说:“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
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
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达万物之理。”《金
刚经》说:“凡所有相皆
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这些圣人的
精髓,无不体现在吴大羽
晚年的创作中,也使他的
作品仿佛天之际之红霞,
亦如曼妙之旋律,从形与
色中抽离出来,以其深厚
的书法功力与传统底蕴,
留给我们用言语无法表
达的本真。这大概就是吴
大羽为世界留下的一个最
为极致的感悟,若与同时
代的罗斯科等抽象表现主
义绘画相比照,能从东方
美学思想悟入,便能明了
他对于抽象艺术在本质
上是西方传统之上脱胎换
骨的尝试,两者不可同日
而语。

父子同好
陈造奇
父亲年轻的时候
荡马路喜欢逛旧
书店,喜欢跑电影
院,喜欢跑老大昌
买西点。可能是受
父亲影响,我从小也喜
欢荡马路。在小学读
一、二年级时,学校每
周总有几个下午是没
课的,家里也没人,我
就一个人到附近的静
安寺瞎逛,看看四大金
刚;要么到当时的百
乐商场走马看花。“文
革”后期,弄堂里的男
孩子迷上了航模,从
静安寺走到南京路靠
近成都路的翼风航模
商店。再后来,流行装
矿机、半导体收音机,
我们走得更远了,到浙
江路、牛庄路、虬江路
当时著名的半导体零
件销售地淘三极管、二
极管、电阻、电容,为
此没少受父母责骂。
工作之后,单位远在郊
区,两个星期才能回上
海一次,于是荡马路更
是不能错过。结婚了,
逛马路改为骑自行车
逛。好几次,我骑车从
金山石化出发,到附近
的南桥镇、张堰镇、朱
泾镇,远到浙江乍浦镇
去游玩。现在因为腰
椎疾病,我已经很少荡
马路,可88岁的父亲尽
管步履不如以前健步如
飞,还是喜欢荡马路。

清明
明月
清泉
石上
流
响

书法 宣家鑫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家的松江老
屋符合“双拼别墅”标准:东厢是大伯家,
西屋是我家;门前有井,屋后有树;墙边
竹林围绕,窗外田园风光。可事实上,我
家只是几间土房子。真的是“土房子”
——土砖,青瓦,桐油木门,裸墙,砖缝间
斑驳的是黄泥,屋内是踩得油光发亮的
泥地。在“老院子”里,我和弟弟度过了
“小屁孩的欢乐时光”。
院子里有井。井水清冽甘甜,犹如魔
法,永远用不完。夏日炎热,家里没有冰
箱,水井就像一个冰窖。奶奶找出一个
网袋,把西瓜装进去,慢慢吊放入井。过
两个小时拎起来劈开,那叫一个冰爽。水
井旁边用来洗衣服、晒东西的水泥板,夏
日最炎热的几天,摇身一变成了一张
“床”。老爸最喜欢干的事是,铺一张席,
上风处点一盘蚊香,露天席地而睡。记忆
中我也睡过一次。晚上清凉的风如薄荷

在喉,蛰伏草间的虫鸣不断,时而宫弦
低鸣,时而羽声高亢。头顶点点星光,
一轮明月在云中半遮面。但“夜色凉如
水,卧看织女星”难敌蚊虫叮咬。
后院有树,全是水杉,高大挺拔,
整齐如一。屋后阴
冷,平时没人逗留,
但小学偏偏在屋后
百米之内,水杉林
就成了我抄近路的
“踏板”。老屋后面有一扇窗,一块方形
的木板,开启时用木条撑起。穿过水杉
林,可以直抵水窗。我常不走正门爬
后窗,弄得一手灰,有时还头撞窗子。
我家因为离学校最近,老师将班级钥
匙委以重任交我保管,原本希望我可
以第一个到,开教室的门,结果我三天
两头睡懒觉,害同学在教室门口等,后
来有同学索性敲我家门来拿钥匙了。

老屋东侧有些空地,平时走人,也是
堆放稻草的地方。奶奶常批评爸爸堆
的稻草垛“不及格”。而她堆的草垛,外
形像圆形蒙古包,每次从底下抽取稻草
取用,不会塌方。堆草垛的日子也是孩
子们的欢乐时光,奶奶在下面
扔,爸爸在上面接。孩子们瞎闹,吵
着也要参与。草垛很高,躺在上面晒
太阳最舒服。有时候我和小伙伴玩躲
猫猫,藏在上面,保管让他们无从查
找。水杉林旁边,也就是老屋的西
侧,是一片竹林和我家种蔬菜的自留地。
竹林有两个篮球场大小。万竹丛中,
点缀着野生的小花。我至今还记得
有一种花像菊花,呈放射状的深粉
色。清风拂过,入竹万竿斜,竹露滴
清响。每当春笋破土,我们就拿着工
具到处挖。但奶奶每次不让

我们单独去竹林,常用“竹叶青蛇”吓
我们,虽然她自己从来没看到过。穿
过竹林就是田园,种植了各种蔬菜,
胡萝卜、番茄、山芋、黄瓜等都是
从小生吃惯的。
说到老院子,其实我家的院墙并不
明显,只是在个别地方植了一种叫“荆
树”的植物,用“荆树”叶子洗过的头
发,就像出尘于仙界,清风吹来,头发
像蒲公英轻盈,又顺滑到极致,还有一
股特别的清香。
后来老爸另外择地建起了3层楼
房,老屋就转让给了大伯家。现在那
里已拆迁。“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终不再……现在这么一回忆,我
的老屋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双拼别
墅”差。不对,现在的别墅哪有那么
欢乐?
明日请看
老北京四合院
风情。

幸福的时刻

